

【风过留痕】

他们的大水杯

□孙道荣

我们单位的锅炉房,在一楼大厅的一隅。我喜欢喝热水,每天都去打开水。以前办公室有过一个热水瓶,灌一瓶水,够我喝上一天了。后来热水瓶不保温了,也懒得换,干脆每次直接端着茶杯去锅炉房打开水,来来回回要走好几趟。

早晨刚上班,打水的多是同事,一人拿个热水瓶,灌满一瓶,足够对付一天。除了这个时段,来锅炉房打水的,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。从几年前开始,为了方便群众,我们单位一楼大厅、锅炉房和厕所,就对外免费开放了。特别是这个锅炉房,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了许多方便。

来锅炉房打水最多的,是穿着黄马甲的人,他们都是在单位附近负责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。其中一个大姐,每次来打水,用的都是那种特大号的水壶。水壶里放了一把粗茶,茶垢已经将水壶的本色完全掩盖了。看这水壶的容量,比我以前用的热水瓶都要大很多。我好奇地问她,这么多水,你能喝掉吗?大姐笑着说,哪够啊?我每天至少要来灌两次水。夏天的时候,还要更多一点,差不多得两壶半。又补了一句,谢谢你们啊!得亏你们单位好心,允许我们来打水。以前都是早上从家里带一壶水来,喝完了就没了。水不够喝,口渴,也只能忍着。

看见我端着的茶杯,大姐又笑了,你这个茶杯真小巧,真好看。我笑笑,其实我用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玻璃茶杯,好看谈不上,小巧是真的,尤其是和大姐的大水壶放在一起比起来,它简直像个小玩具。我跟其他坐办公室的同事一样,是小口小口地啜饮的,不需要大茶杯。

不少快递小哥,也会在送快递到我们单位的时候,顺便带着灌一点开水。有个快递小哥,在他的快递小车上,绑了一个用旧烧水壶改成的水壶,水壶边还挂了塑料的水杯。停车了,拿起杯子,水壶稍稍一倾,就能倒出水来。水已经凉了,“咕咚”一口喝下去,赶紧拿起快递,送上楼。更多的快递小哥,用的都是那种又高又粗的有机玻璃茶杯,杯盖上有带子,可以挂在快递车上。保安说,快递小哥每天要送好几趟,一点空闲也没有,连喝口水也只能见缝插针。

这几天,我们单位边上的人行道维修,中午太阳太毒辣,工头让工人们休息一会儿。他们就聚在我们单位一楼大厅,躲过这一两个小时的烈日。他们每个人的手里,都拎着一个特大号的水杯。也多是有机玻璃的那种,厚厚的茶垢,也早已将茶杯的本色抹去了。早晨出工的时候,他们在家里灌满了水,带到工地,现在,水都已经喝干了,露出了里面粗粗的茶梗。他们去锅炉房,灌满了水,就在大厅的角落坐下。大厅里摆放着一组供来客暂坐的沙发,我去锅炉房打水,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坐在沙发上,也许他们是怕自己身上的尘土,弄脏了沙发吧。

他们就安静地坐在大厅的角落,身边都放着一个灌满了水的特大号水杯。大厅里的中央空调,送来习习凉风。他们都蜷曲起双腿,头埋在膝盖上,打个盹。他们的后背上,都是白色的汗碱,那一杯杯水变成了汗,从他们身体里带走的盐分;那也是炎炎夏日,一个劳动者留下的印记。

【文小馆】 敬呈一口神锅的秘诀

□王方晨

我有一个打铁小说,叫《大块伫立》,讲一个铁匠怎么造出一口好锅,蕴含的道理其实很简单,但不见得人都知道。无比忠诚的铁匠,将自己的生命痛感,煅入了钢铁,好锅之所以成。

这个小说写得酣畅淋漓,丁丁当当,充满着劳动的热情和阳刚之气,好像铁匠炉中熊熊燃烧的炉火。编辑说,这个小说绝,一写劳动人民,二写大国工匠精神,可以得鲁迅文学奖。我便以为可以得。结果,没得。

那一年,我的同学得了。

我的这位同学,名叫仲崇波,乃仲子路之后。四十年前,我们一起在曲阜师范学校就读。他是一位勤奋刻苦的学生,可能刚考入师校,就为自己定下目标,再考高一级的师专。他毕业后如愿,而我则直接在老家县城一所小学当了老师。教学之余,我对着办公室窗外的一棵楝子树,写小说,然后离开小学,去大学进修,而他则走进一所中学任教。我再也没有回到教育,在某地从事专业文学创作,继续写小说。那时候,还没有争破头的鲁迅文学奖,却有全国年度优秀中短篇小说奖,一评就二三十篇,一大堆。没等我参评,这个奖就停掉了,一停就停到现在。

我从没想到为得奖而写小说,只是后来老了,才觉得似乎应该想想这方面的事情。

仲崇波得的当然不会是鲁奖,而是2022年度“孔子奖章·教育奖”。

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,仲崇波就像我小说里的打铁匠,动了真情,付了真心,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痛感、生命体验。打铁匠因此造出了好锅,有生命的活锅,神锅,他则“桃李满天下”,成为一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。

打铁匠的道理,很符合国家提倡的“大国工匠”精神,而这种精神也适合于任何事情。我看到的,就是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。

我为仲崇波高兴,因他以生命做教育,教育在他的努力下,也就仿佛有了生命,成了一种活着的事。至于包含了多少美妙,并非我这样的门外汉所能领略的。而我的遗憾则是我也长期为文学付出,也在像小说里的打铁匠一样,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,把自己的生命体验、痛感、感悟融入写作,但还没拿到茅奖、诺奖,因此,我就更为仲崇波高兴了。同时,我也决定更加珍视文学,视文学为生命,倾我所有,尽我所能,摧破顽冥不开的金石,以配得上世人的荣光。

但实际上,我认为这种生活的荣耀,未必一定要戴上无数耀眼的光环。这样的荣耀,仲崇波已经得到了很多。

三十多年来,仲崇波毫不懈怠地做着有关教书的一切,心系每一位学生,为每一位学生欣喜、忧思、焦虑。他用心研究教育,在教学中摸索经验,逐渐形成了自己优秀的教学理念,并将之有效运用到教学中去。从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儿,熬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子。要论人生输赢,对仲崇波来说,输的仅仅是肌体的衰老。在家长和学生口中,他是老校长。在街上的陌生人眼里,他是老大爷。

我也是老大爷,我知道肌体的衰老意味着什么。

在曲师就读的时候,仲崇波走路有个鲜明特点,那就是急急如风,给人的感觉是生怕把时间浪费在路上,生怕在路上遇着人说废话。

虽然我们曾经一二十年不见,我仍然这样想象过他的日常:早上起床,会一下子从家里蹦到学校;在学校里,又会一下子从办公室蹦到讲台上……总之,在他的生活中,就没有走路的时间。

的确如此,虽然年过半百,他仍然是急急如风的。毫无疑问,这风,就是一个人顽强的生命意志。它如此地绵长不绝,支持着一个人在人间挺拔伫立,像我小说里精诚的打铁匠一样,努力创造着生

活的荣耀。

初闻仲崇波写诗,我感言“吾道不孤”。因了这不绝的风,我更是认为遇到了人生路上的同伴。小说中,打铁匠造出一口好锅,要用三万六千锤、十二道工序、十八遍火候,精敲细作,我用了近千万字写文章,仲崇波面对莘莘学子说了几火车的话,密密麻麻满了他每一寸的教学岁月。

非唯如此,除了他那些闪烁智慧之光的教育诗,他还著有上百万字的教育论文。

我很荣幸,至少为他的论文集写过三篇序文。每写一次,都会有新的发现。每次都不重样。之所以如此,皆因为我的人生准则,与仲崇波相合,那就是精诚待人,待事,不敷衍,不将就。只要一个人、一件事,能纳入我的视野,我都会无一例外地去做严谨的审视。这样去发现一个人的可贵,也便无所谓怪哉。

我们青少年时期就读的学校,坐落在曲阜这座诞生过古代大教育家、大思想家孔子的县城腹地,右有孔庙、阙里街,后有号称天下第一家的孔府。每天紧锁的孔子古宅门,挤在孔府、孔庙之间。在我们学校的漫长历史上,名人荟萃。学校的门牌,出自当年的文化巨擘郭沫若的手笔。孔子的教育理论,源远流长,应该是我国现行教育思想的基础所在。中国教育受孔子的影响,当然也“无所谓怪哉”,而成长在此地,更深入地接受孔子的影响,就更“无所谓怪哉”。

不论什么样的高超的理论,施之于实践,都存在一个化的问题。讲孔子的教学方法,我会首先想到“因材施教”。笨的,笨方法,低要求;聪明的,聪明方法,高要求。对不对?对。可又似乎哪里有不对。

仲崇波继承了孔子“因材施教”的教育思想,尊重学生,理解学生,将其化入自己独具特色的“教育心灵说”。大体的意思就是,只有走进了学生的心灵,我们的教育才真正有力量。这个“教育心灵说”的提法,不知是我的初创,还是社会上已有,我挪用了过来,反正我从未标榜为教育方面的专家,说错了也不打紧。之所以我充分信任他的言论,他的理念,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例外:每写一篇小说,都像在触摸着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心灵。

心灵是什么?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必得有千万分的小心和体贴。

这还不够。要写好小说,一定要尝试成为那些人物。每一篇小说写完,我都会油然想到当年课堂上的一篇课文——契诃夫《变色龙》,一会儿庄,一会儿谐,一会儿正,一会儿歪,一会儿喜,一会儿悲。一篇小说,喜怒哀乐翻滚过千百遍,整个儿的变脸大王。

我要说老师像变色龙,可能很多老师不会接受。但我回忆自己的老师,确实确实有那么一两个,讲起课来真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份生动,终生难忘。

能看到的只是表面。内心的因时而异、因人而异,是看不到的,是要用心灵体味的。仲崇波的“心灵说”,既有与学生进行心灵密切交流的含义,还有另一层意思,那就是在教育中把一颗滚烫的心交出来,春风化雨育桃李。

我再说下去,就有些对辛劳可敬的老师们横加苛责的嫌疑了。但是,仲崇波却是这么做的,所以我又说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,还是自己教育思想的践行者。

在他又得奖又出论文集之际,我不能光说不练。自己对文学的精诚度需要考虑,新的创作计划需要制定……私以为只有写出更精美的文字,才能更坦然地继续做他的同学。

对此,我应该有那么几分信心,因为我们向来都在以生命,对待各自钟爱的事业,将来也能够。我们似乎也都真正懂得,一块坚硬的钢铁,如何造出一口活锅,一口神锅。

我们已经将神锅秘诀公之于众,且待有缘人来取罢。